

輯五第書叢合綜時戰

國際舞臺上的人物

者 筆 執

逸 錚 魯 楚 史 張 楊 徐 沈

慎 歷 詠

君 鍾 伊 客 鐸 修 樵 平 鑑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928.
H531

目次

弁言	1
一 白宮主人羅斯福	8
二 反侵略的呼籲者赫爾	8
三 和事老人張伯倫	9
四 青年外交家艾登	12
五 鄉村紳士哈立法克斯	16
六 牯牛達拉第	18
七 庶務官出身的龐萊	20
八 「鐵人」史太林	21
九 失寵巡行使李維諾夫	24
十 宣傳大家貝奈斯	27

十一	開國功臣柏克上校	29
十二	魔王希特勒	30
十三	納粹外長李賓特羅甫	34
十四	小希特勒漢倫	36
十五	黑衫怪傑墨索里尼	40
十六	東床快婿齊亞諾	45
十七	娃娃將軍佛朗哥	47
十八	貴公子近衛文麿	50
十九	法西總本山平沼騏一郎	53
二十	狂夫板垣征四郎	55

弁言

現在這個國際舞台，真是極風雲變幻的極致，其波瀾的壯闊，以視第一次大戰的前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羣人物，就是這驚濤駭浪中的舵手，一切前途的花樣，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到底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再從他們的人格及背景來窺測他們所能玩出的花樣，是每一個注意國際時勢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數到目下國際舞台上的這一羣，無疑的我們蔣委員長是最偉大的一個，因為他不但有保衛世界和平的決心，並且率領着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健兒，在爲世界和平作實力的奮鬥。惟其如此，國內外關於他的言行，都有專書敘述，可謂應有盡有，國人於瞻仰之餘，頗多耳熟能詳，這裏也不用點滴的介紹了。

在下面記名的二十個，都是最重要的角色，有的雖已秋扇見捐，或則暫時隱伏，如艾登、貝尼斯、李維諾夫、近衛文磨，但是他們的影響仍遺留在或支配着現在的國際舞台，不失其重要地位。有的雖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因篇幅關係，只能割愛，如美國在野主持正義的史打生，以及目前掌握蘇聯外交的

莫洛打夫等，就因此沒有列入。在排列方面，也有個次序，前面的十一個是爲和平而奮鬥的戰士，後面九個却是侵略的魔王。

本編所收集的文章，大半係出自外國名作家的手筆，由中國人翻譯出來的（執筆者都用譯述者的名字），所以行文簡潔綺麗，同時趣味橫生，非但是了解最近時局的基本準備課程，就是拿來當小說讀，也未始不可。

二八，七，二九，編者識於重慶。

一 白宮主人羅斯福

——原載大陸報——

麥考密克作
逸君節譯

從前，羅斯福每逢申述政府的政策，或是發表個人的意見時，總愛說「稍向左傾」這句話，但現在，他的口頭禪已不復是「稍向左傾」，而是「自由主義」了。自由主義，這是早已陳腐了的政治名辭。他常以「奮鬥的自由主義者」自居，並且願意為自由主義而奮鬥到底，換言之，他在總統任期內固須貫徹他這種主張，即在一九四〇年任期滿後，也將努力貫徹他這種主張。



羅斯福總統又說，他所領導的民主黨，乃是美國政治史上最與自由黨相近的組織，這種論斷，確是很對的。歷年來，民主黨始終代表着進步的政黨，以社會改革為唯一的任務，其間雖有少數黨員為例外，但大體上却是朝這個方向走的。因此之故，羅總統便認為當前的急務在「統一內部的意志，無需另行組織新黨了」。

即就「新政」一項而論，她的重要原則亦是早就規定了的。不論是已經實行的政策，或是正未實行的計劃，都沒有什麼新奇之處，亦絕無「令人驚異」的成分。自今以往，政府的一切努力，仍將集中於

天然資源之開發，以及既成原則之實現，運用的手段縱有若干修正，但決不會有「新的轉變」，所謂新的轉變，換句話說便是澈底的革命。我們所能期望得到的，毋寧是「裝着舊酒的新瓶」。

羅總統自以爲與精明幹練的商人一樣，實際的售價儘管低，討價却不能不高，討價高，然後才顯得出售價的低廉，而自己的目的亦容易達到。他對最高法院所施行的改革，便是這種戰略的表現。此次改革，好多人都認爲是失敗，而羅總統本人却覺得很滿意，但另一方面，他亦並不公開宣佈改革的成功，原因是，公開宣佈之後，對於法院本身說不定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我們姑不論「新政」中足以引起反感的幾項是否已給放棄，偶無論如何，自去年（按即一九三七年）夏季以還，美國內部頗已開始了一個和平的時期。羅總統之所以要稍稍曲徇實業界的意見，調解工業組織委員會（C.I.O.）和美國工會聯合會（A.F. of L.）之間的糾紛，不僅是大選以前的一種姿態，而足歐局危機與慕尼黑協定所促成的結果。由於歐局之嚴重，華盛頓方面便發生一種迫切的需要，覺得內都應力求統一，一切力量須力求集中。數月來危機四伏的局面，使得羅總統深深知道，無論在保衛本國的民主政治或拯救世界的代議政治，都須從本國團結和統一着手。

上面這種觀察與意見，羅總統最近接見記者時，曾有很透澈的闡發。當時我們所談的題目，內容非常廣泛，諸如世界的現勢，美國內部的變化，乃至政治哲學及現行政策的回顧與瞻望等，都有詳盡的討論，而且討論的時候，無論對那一個問題，他都同樣的熱心，同樣能有流利的口吻，凡見慣外國領袖的人們，一旦遇見了羅斯福總統，總會被他所特有的性格，蓬勃的朝氣，以及一見如故的親切態度所感動。他對世界任何事物都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他能整日和客人對談，沒有一點倦容，而且到了晚上，他談鋒還依然和白天一樣。

他有一水銀般靈敏的心機，任何複雜的問題，他都能給以「淺顯簡潔的說明」。歷年來，他的各種著

本觀念，可說從未有多大轉變。你在多年睽隔之後，重新遇見了他，猶如你在多年睽隔之後，重新回到故鄉一樣，所見的只是更親切，更仔細。「自我走後，故鄉定已變樣了」，最初你說不定要這麼想，但接著你就會惘然，或者甚至於驚悟，覺得牠原來還是「依然故我」。

他到白宮，將近六年了。在這六年中間，白宮一向是社會變化的核心，辯論討論的場合——不錯，歷年來白宮裏所發生的辯論與討論，從沒有像最近六年中那樣的熱烈，那樣的緊張；然而羅總統的個性，却仍跟霧中景色一樣，無人能窺其底蘊。無論是抨擊他的人所描繪的他的畫像，或是擁護他的人所描繪的他的畫像，都不是他的真實面目。你聽他隨便談話，你就決不會當他是一個極端主義者，正如你若在平滑晶瑩的流水下面，決不會想像到蒼老的山岩和寒氣逼人的鋼鐵一樣。就我所知，這位自由主義的鬥士只有一回發過脾氣，那時候他不知提起了什麼人，便帶着極深的輕蔑態度，高聲說：「他對無論甚麼事總是退縮縮縮的，更談不上奮鬥了」。

在羅總統看來，「自由」與「左傾」的意義是二而一的，牠們反正都站在同一的方向，跟「保守」隔着一條分界線，在分界線的左邊是一般希望社會時刻能夠變化的，並願意爲社會之變化而擁護前進手段與前進政治機構的自由主義者。因此之故，所有的自由者便隨着「歷史的演進原則」而趨向於「左傾」。但雖則如此，他們却並非就是急進主義者。羅總統說得好：「急進主義者在目的與信仰上或與自由主義者相同，而所取的手段却拙劣到萬分；用急進主義者的手段來完成自由主義者的目的與信仰，決不會有良好結果」。

保守主義者一方面雖不攻擊社會改革，一方面却反對政府的社會改革方案，同時又並不提供自己的政策，他們只是憑着本身的力量，要求在前進之中能夠暫停片刻。讓他們略有喘氣的時光，因此羅總統就說，他們表面上是不反對進步，事實上却並不想進步。「他們歡喜老停在所站的地方」，遇見任何種

變化，總得設法阻止。

其實，他們亦決不會「老停在所站的地方」的。分界綫時刻在那里移動，昨日的自由主義者到了今日，已隨着分界綫之移動而更向左傾，由於自由主義者之更向左傾，保守主義者亦就不得不被拉着前進。在羅總統看來，人類的進化過程祇有快慢之分，決無靜止狀態的存在，而進步較慢的時期，亦往往就是後退的時期。

羅總統說，自一九一七年威爾遜的改革計劃因歐戰關係而停頓以後，直到一九三三年他就任之日為止，簡直是個開倒車的時期。當他初上任時，美國已經落後了三十年。但「五年之內，我敢說，美國幾已追前二十年光景了」，他又這樣的告訴我們：「假使自由主義者所領導的政府再有十年秉政的機會，美國就至少可以趕得上時代」。

羅總統具有一種很深的自信，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非是想把早就應該實行的改革，加緊的推動起來，藉使美國的一切制度，能和時代並駕齊驅；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非特沒有破壞固有的制度，反在給固有制度以一種新的活力。基於這種信仰，他就深知自己所抱的理想，決不會受大多數人的反對，而一般攻擊他的人，亦多半是不滿意他在實現這種理想時所用的方法，或所取的步驟而已。

有些人認為羅總統所行的「新政」，不是失之草率，便是缺少周密的考慮，關於這一點，他却有充分的理由給自己辯解。他說，現政府的任何一種政策，都是根據別國在這種政策上所累積的三十年「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的經驗中得來的，即如老年保險制度之施行，便是一個顯明例證。又如瓦格納法案，至少亦經過三年的實地試驗以及縝密的考慮與計劃。二十餘年前，英首相勞合喬治在兩年中所實行的改革，還比美國現政府在五年內所實行的來很多，來得急進，如此看來(羅總統這樣說)，可知現政府所領導的美國，其所取步驟之謹慎，且更勝於素以漸進著稱的英國了。

羅斯福又說，民主政治祇是一種過程，並不是我們所已達到了的一種靜止的境界。這時候，「我們正在向民主政治的方向前進，在自由社會裏面，民主政治所能給予全民衆的保障，總比別的制度來得大些」。

他認為中央集權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決非立法的力量所能左右；州政府權力之發生動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科學、汽車、無線電、公司組織、及其他各種工商業的發展，這些發展是事實，法律不過給這些事實以正式的承認而已。因此，他雖然是一個信心很堅的民主主義者（這一點我想誰亦不能否認），可是他總覺得民主政治的推行程序，未免過於滯緩。例如國會籌着建築航空站一件小事，竟致爭議多年而猶未解決，這在羅斯福看來，不消說是一種危險而且丟臉的現象。今年夏天，他終於憑藉個人的力量，把這久懸未決的計劃付諸實行，讓議員們看一看一個既成的事實。我想，當國會向他宣佈「好，你的航空站已給追認了！」的時候，他一定會感到極深的喜悅的吧。

另一件使他煩惱的事，便是若干人士之批評政府的開支過於浩大。關於這一點，他亦有詳細的說明，他說「政府的一切支出，其實就是事業建設的支出，假定你所住的地方跟公路相隔十哩，而這十哩又全是崎嶇污穢的小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如果想把他改成平坦的公路，就得付相當代價；然而事實上，誰都想公路築到自己的門口，却誰都不願負擔築路的經費。同時又有些人說，我們在保險制度上所列的費用，適足以破壞保險制度的本身。其實我們如果真想維護保險制度，總得要認清下面這個事實，即救濟與失業並不是暫時的偶然事件。他們的程度容或因時間的演進而有深淺，但究竟是一種固定的負累，非謀永久而且根本的解決不可的」。

他的執政時期愈長，黨內反對他的人便愈多，同時他亦就愈益以老羅斯福（F.R.）自命。不錯，老羅斯福一向是他的模範，他對老羅斯福的敬仰與崇拜，真可說是彌久而彌堅。他的「新政」固然承受着

老羅斯福的衣鉢，他的手段與態度亦幾乎追隨着他的前輩。但讀者不誤會，以為他對自己所領導的黨，亦跟老羅斯福一樣主張化分的。

(血路，第五十四期)

二 反侵略的呼嘯者赫爾

鐸 鐸

翻開今日的報紙，差不多每天可以看見這位替美國發言的權威者的名字。對於遠東的侵略國家，與歐洲的戰爭製造者，赫爾常用最激烈沉痛的演說，加以迎頭痛擊，他的演說由無線電傳播到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裏，再在各該國的權威報紙上，用頭號大字刊了出來。凡是愛好和平的明眼人，對於這些演說，無不發生深刻的印象，於是這位美國多年的國務卿，成了萬人景仰的目標。他身高體健，頭髮已經灰白，前額高聳，大鼻隆準，堅脣，闊額。和人談話的時候，發言十分謹慎，有時因為想找一個適當的字句來表達他的意思，稍微露出躊躇的樣兒，但是他那真摯誠懇的態度，常使與他交談的人，發生一個可敬的印象。



赫爾思想的組織很是堅強，並且具有極容易使人成為知己朋友的力量。不過他沒有一般政客所慣用的虛偽、誇大、掩飾等手段。這種情形，在深知他的人，倒覺得十分愉快；但有少數的政客，常因此認為美中不足，說他缺乏做政治家的手腕。

一八七一年十月二日，赫爾在美國南部泰諾西州珂貝爾蘭特山的璧卡脫市誕生。算是今年已是六十

八歲的老頭子了。

他的一生，完全從勤苦的工作中奮鬥出來的。他在歐洲的一個大學裏讀過二年書，後來轉入泰納西州的法律學校肄業。畢業後，就在西拉那地方當個律師，不久，就加入政界。當美西之戰時，曾經服過軍役，後來充任泰納西州的巡迴裁判所審判官。在那時就被選入國會，除了哈定總統落選後的一次，競選過一任外，他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當他在下議院的時候，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之一，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曾任該會的委員長。在這時期中，他運用幹練的手腕，將黨內以前所欠的一切債務，悉數償清。一九三一年入上議院後，就一直站在領袖的地位上。

赫爾的夫人是佛琴尼亞人。直到現在，膝下還是沒有一個小孩子。他們住的地方，就在華盛頓京都的卡爾登旅館裏。

赫爾之能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就是因為他有着高尚的人格，卓越的見識，處事審慎。他對於國際間的一切行政、外交、貿易以及不時變幻中的世界大勢，無不瞭如指掌。他不但施惠於美國，並且普及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他雖然也是和平的提倡者，但不像張伯倫那樣一味委屈求全。在必要時，他也主張「予打擊者以打擊」，正與斯太林的見解相似。

（節錄國際時人傳，激流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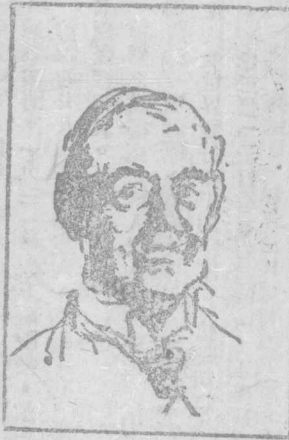
三 和事老人張伯倫

張慎修譯

—Current History 四月號—

此刻少年的艾登「走開」了，老張伯倫「進來」了。以年近七十而常年患中風症的首相張伯倫，要說還有多少偉大而更長久的時日，打算表現出來一個模範政治家，無論如何是不容易的。他是伯明罕城

的一個高貴公民，大家爲着推崇他，都認他是一個太平的象徵，這位安閑的英國中產階級商人，他對自己認識，也很清楚，他的政治生活已經到了暮年。他的事實，向來沒有在倫敦掀起過波瀾，並且他也從沒有採取過冒險和投機的方式；在英國近代史中，大概他是英國保守黨的首相中最謹慎的一個。關於這一層，幾年前，路易喬治評論張伯倫職務社會的成功說：「在飢荒的年景中，張伯倫倒是伯明罕城中一個很好的市長」。



他也並沒有把他的工作重要化。因爲他既沒有這個興趣，又沒有這個願望。按着這條路子作去，所以他只好脫離政治舞臺。直至一九二二年，他才又出來作郵務大臣。

一九二三年，鮑爾溫做首相的時候，曾與這條守派的正宗張伯倫，打成很堅固的政治友誼關係，——張伯倫今天之所以得到的首相地位，都是由於這種友誼的關係，才漸漸的被拉起來的。在一九二〇年舉行加冕典禮後的不幾個月，這恬靜而有權威的張伯倫，就開始擔任了各種的政府要職。每一次都不是他運動找事，乃是事情來到了找他。所以像度支大臣這個職務，是最適於他的事務的訓練的。

這種說法，在路易喬治，或者有一點譏諷的意味，但這也的確是事實，因爲張伯倫僅僅在一個伯明罕市政府裏服務，就一直到了四十五歲才離開。那時候他的父親約賽夫張伯倫和他的長兄奧斯丁張伯倫，業已在英國全國出露頭角了。在歐戰的時候，張伯倫被聘爲國民服務總指導。他擔任這種工作幾年，可是他的任務，並沒有明文規定，並靠他的個性，又不會找事情作，所以一年後，他便辭掉了這個職務。在他來想，這種工作，不算重要，同時

在去年張伯倫接替鮑爾溫的時候，一般人說張伯倫「過於幹練，過於超然，幾至於不近人情」。張伯倫對於民衆的此種印象，非常憤慨，於是馬上出來糾正。他當着一個財政危機來臨的時候，竟而伴作不知，而來寫信給一個地方報紙，批評倫敦公國的雀鳥，藉表安閑。但是他這封表示「人情人道」的信件，結果仍不會使一般人的興趣，比對他的預算表更來的熱烈。

在辛博森夫人事件和加冕典禮以後，張伯倫終究以超然態度接替了鮑爾溫的地位。雖然他不認識幾個商人，可是商人也是他的奧援。他最密切的幾個朋友，是有數的，而且這些朋友也不易在議會密談室中找到。

張伯倫是毫不同情於理想主義者的，在理想主義者以爲必須以戰爭來求得和平。但張伯倫却認爲必須以躲避戰爭來求和平。假使意大利對英國和平來一個威脅，必得設法緩和下去。假使德國對英國和平也來一個威脅，也要設法緩和下去。不過要是一個小國對英國和平來一個威脅的時候，那他便會不客氣的，敬還他一個壓迫。因爲張伯倫的實際主義，是完全按着尺寸走的。除非是一個能展開很堅強的戰線的国家。英國決不對外讓與權利的。

張伯倫首相，希望慢慢成就一個四強公約，用這個公約來使蘇俄孤立於歐洲之外。按照他的意思，意德法等國是可以成立一個防共集團。不過在意大利和德國繼續圖謀擴張領土的情形下，中歐將要發生什麼現象，實是英國所最惴惴不安的。在這邊張伯倫的主要辦法，是無論如何必定使法西斯的國家在短期之內不能找到開聲的口實。——這就是因爲大英帝國現在還沒有準備妥當呢。

（時與潮，第一卷第三期）

四 青年外交家艾登

——Current History 四月號——

(英美雜誌) (卷第三)

張慎修譯

野史上說，俄羅斯人當過西伯利亞的荒原，被狼羣追逐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們竟肯把自己的幼兒從雪橇上搖下去，餵那一羣餓狼，以求自己的倖免。大概這一段史料，鼓勵了張伯倫從英國的船上把艾登推下水去，以求暫時迷惑在那現代海盜墨索里尼的好戰心理，最低限度，這種比擬是有些地方對的，因為墨索里尼一向認為艾登是他的「天字第一號的敵人」。



人」。

可是究竟為什麼要犧牲這個少年的外相呢？我們知道，艾登是英勇而光明磊落的，他起身於政治黑暗之中，高舉純潔的旗幟，以號召世界和平與集體安全的，像這樣的艾登，為什麼被犧牲了呢？至於艾登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格如何？……他的信仰是什麼？要明瞭還許多的問題，我們必須知道一些關於他個人的事跡。

一九三五年，英前首相鮑爾溫用很巧妙的方法，任命兩個外相，形成兩種外交政策，把英國裝備起來。即任用一個外相，叫做外交大臣，專做斡旋的工作；又用一個外相，叫作國際事務大臣，專做滲透水的工作。赫爾(Hughes)是外交上的斡旋老手，由他來擔任前項工作，艾登在青年中是鮑爾溫多年最垂青的一個，因之叫他拿着這個外交的噴香水器，作些漂亮工作。

關於阿比西尼亞問題，曾產生一個所謂赫爾與拉佛爾(Lewis)的「密約」。當這件事洩漏出來之

後，本是怒聲說道，所以鮑爾溫也只好打消原意當衆屈辱了。赫爾的曖昧工作的臭氣四溢，原屬罪過可諷的，他不僅沒有一點香氣，且亦毫無建樹。因之赫爾終不能辭去外相的職務，而讓香氣十足的艾登擔任外交部了。

從此，少年武爵艾登披上了純潔的軍曹，天大的獲得了英國新聞界的喝采，亦他開始的偉業，便是從

艾登慮於他的信念，更謹慎將事。他愛好和平，有一種特殊理由，因為他的兩個弟兄，都在世界大戰中犧牲了，他的幼弟威廉才十六歲就死在尤提蘭（Ypres），他的兄長愛德華戰死於法國。艾登生於一八九七年，他的身材是高大而標緻的。他是於統治階級的鄉紳家庭，他的母親阿佛交際場中的名媛，他的父親是一個性情暴躁的傑男爵，因需和羅斯柴爾德（英國名畫家）意見不合誓相齟齬而得名。

艾登畢業於伊通（Eton College）中學及牛津大學後，即參加大戰，因為作戰有功，得到上尉的階級。僅僅這一點，艾登便是個條件十足的體面人。他因為學習過東方語言，所以有一點神祕性；可是他又是個放浪不拘的人，很容易和任何一個普通人處得很親切。他在英國政治上，也恰合身分。他是一個經久不變的愛國者，而且他有一個美麗的夫人是拜喀特爵士（Sir Evelyn Boscawen）的女兒。

他更有兩個強壯的男孩。他在經濟方面，能充分的獨立，所以他自己很有操券，另外有一點，便是他具有一般英國人所愛好的男性美，表現於外的是他喜歡把手帕藏在袖內。有一個流傳的故事，說他有一次在盛怒之下，會見墨索里尼，他遽然從袖中把手帕拽出，黑衣首相竟嚇的跳了起來，以爲他要取出匕首行刺呢。

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便是英國政治的上層，評定一個人，全然不注意這個人本身如何，要看他的背景是什麼。艾登所具有的能力，是英國統治階級認為他恰能代表他們最高利益的。除此以外，

外，更有一點對於英國政治是一個奇特現象，便是大部的下層階級，也對於艾登表示相信和擁戴，他們認為他是上選的人物。由於這種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理由——這理由除了譜系專家外誰也找不著——大英帝國老護衛的統治階級，纔把艾登羽翼起身，使他羽毛豐滿。他在一九二六年，作了故外相奧斯丁張伯倫爵士的私人國會議員，一九三一年，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在這個時候，「頭子」鮑爾溫就已經對他垂青，暗中存記，以備異日之用。而艾登的事業，也就萌芽在那個時候。一九三四年，他任掌璽大臣，而實際上他已成為副外相了。一九三五年，鮑爾溫又把艾登和赫爾配成一對，作外交工作，鮑爾溫的辦法，是「小事盡量說老實話，以免大事說謊時使人疑竇」。

少年艾登，很快的便被英國報界普遍的宣傳起來，他們認為他是國聯的護衛人。正當意大利強佔阿比西尼亞的時候，英國民眾認為國聯的保衛和平，頗有希望，所以在大選時期，艾登在保守黨中，居然成了一個招牌，而保證了選舉的勝利。一般民眾，甚而不喜歡艾登的整個集團的人們，也都能相信他個人。他是一個着用「燦爛甲冑」的武爵，他更戴着「白羽冠」。就艾登的性格來講，英國內部一切腐蝕的事情，他能全部告訴他人；甚而所謂「鮑爾溫和他的伙伴們」調製的祕密，他也能洩漏出來。所以假設艾登肯洩漏的話，他必能隨時把全盤的祕幕暴露出來，但少年的艾登，受了舊觀念的傳統，一向是緘口不言的。

少年艾登一切事業之中，最精彩的一件情事，便是他訪問羅馬，拜會墨索里尼，衣冠楚楚的艾登，到了羅馬之後，滿以為能如墨索里尼逐出於阿比西尼亞之外。但是墨索里尼在「踢走」艾登之前，對於艾登有種種侮辱，種種戲弄，甚至於說他是公事房的小孩子，所說的話不足取信的。是自然使艾登氣得發瘋，所以他離意大利用後，他立誓要雪這個恥辱。

少年艾登回到他的外交部後，曾經號啕痛哭。他要英國轉還他的面子，他要英國的軍艦開到意大利